

sina 新浪文化·读书
新浪超级人气天王作品

中国硬派保镖小说扛鼎之作

长篇小说
冷海隐士◎著

一号保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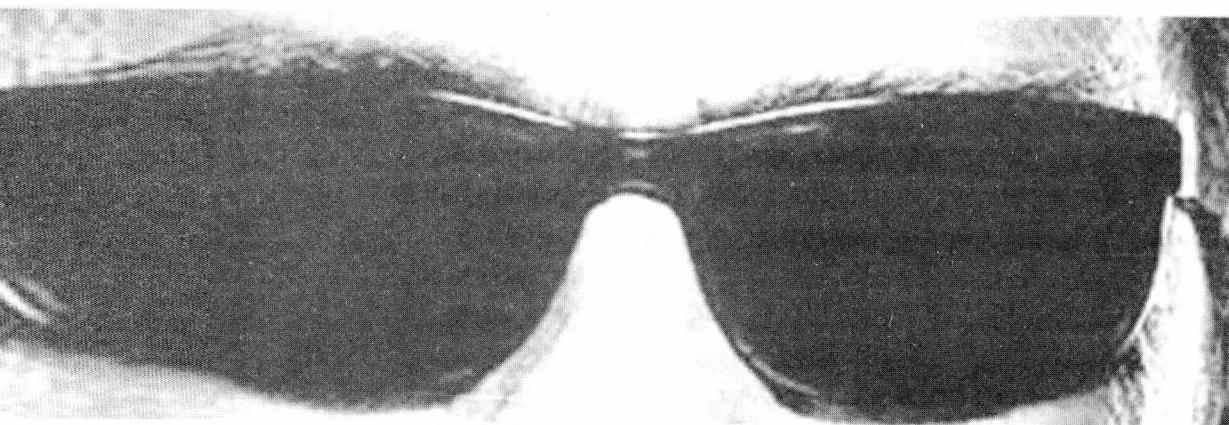


中国顶级王牌特卫的神秘传奇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长篇小说



中国顶级王牌特卫的神秘传奇
一号保镖

冷海隐士◎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号保镖 / 冷海隐士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55-0491-9

I. ①一… II. ①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0116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一号保镖

作 者	冷海隐士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491-9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2005年10月6日，圣达山，C首长别墅。

早上六点钟，我准时醒来，揉了一下眼睛，从床上坐了起来，然后抓起一侧的浅蓝色运动服套在身上，一气呵成的连贯穿衣动作，早已将困虫彻底赶走。当穿袜子的时候，我发现袜子上破了个花生米般大小的洞，惋惜了一下后，我从枕头底下重新拿了双新袜，穿上，顿觉精神抖擞，心旷神怡。

我打开灯，伸展了一下四肢，然后趴在地上做俯卧撑，听到全身的骨骼发出咔咔声响，格外有成就感。二百多个俯卧撑之后，我重新站起来，舒了一口气，叼了一支烟，准备吸完烟后出去晨练。

我的名字，叫赵龙，年龄24岁，生活在中国首都北京。

我的职务，是警卫参谋，是中央特卫团（化名）的副连职军官，军衔为中尉，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C首长的安全。我现在住在C首长的别墅里，与其他高层警卫一起担负着首长的护卫工作，C首长处的工作人员有个共同的习惯，就是晨练，一到六点钟，几乎所有的警卫、司机、公务员都会爬起来锻炼个把小时的身体，然后准备开饭。

当然，我们的警卫目标，C首长，也有晨练的习惯。

烟吸到一半的时候，一个身穿红色运动服的美女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看起来，她的精神不错。这位美女是我的工作搭档，叫沈梦，职务跟我一样，军衔也是中尉，不要小瞧她，她可是整个中国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女保镖，其影响力，堪与中国第一女保镖边梅相提并论。

我深吸了一口烟，让香烟的辛辣气味在肺里转了个来回，然后冲沈梦笑道：“沈参谋，又来找我晨练？”

沈梦口里嚼着泡泡糖，她停止咀嚼后，抖了一下手里的报纸，在我眼前晃了一下，道：“赵龙，你的照片上了报纸了，你看你看！”她将报纸在桌子上摊开，指着其中的一个版面冲我惊喜道。

我大吃了一惊，要知道，作为一名国家特级警卫，是不允许在报纸、杂志上刊登照片的。我顺着沈梦手指的方向看去，才知道这是一份《香港日报》，在B版中间位置，赫然印着几个穿着黑色西装青年的照片，其中包括我。照片的右侧，用一行醒目的标题写着：C首长来港视察，中南海保镖气压飞虎队。内容：C首长来港视察期间，为了确保C首长安全，香港警方严阵以待，现场由香港飞虎队

一号保镖

戒备……内围则是由中南海保镖把关，这些人各个西装笔挺，神情严肃不苟言笑，号称大内高手，由于中南海保镖平时极少现身，因此这次曝光格外引人注目，这些中南海保镖不但年轻，而且各个英俊帅气，让现场不少女记者忍不住多瞄几眼。媒体评论称，这群神秘的“御前带刀侍卫”，硬是把香港金字招牌飞虎队给比下去了……

对于这种报道，我只是苦笑，尤其是看着照片上还给我来了个特写，那炯炯有神的眼神让我自己都觉得帅呆了。这种被偷拍登报的现象是避免不了的，现在的记者很敬业，也很执着，不会放过任何可以吸引眼球的新闻线索，国家警卫被抓拍也不是第一次了。只不过，在大陆，这种新闻是很难登报的，只有在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才有可能被曝光。

我不得不叹服香港媒体的效率，大前天我和其他随行工作人员刚刚陪同 C 首长去了趟香港，这会儿报道就发出来了。其实，对于“中南海保镖”这个称呼，我并不反感，这纯粹是由于李连杰主演的电影《中南海保镖》热播后，国人对国家警卫的一种热称。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称呼是非常片面的……

我粗略地扫描了一下报纸，重新递给沈梦，埋怨道：“你可真够大胆的，敢拿 C 首长的报纸来看？”

沈梦将报纸卷成筒状，振振有词地说：“你懂什么呀。这叫充分利用资源。首长昨天都看完了，我再看一下就不行啦？”

我善意地嘲笑她道：“就你爱学习！”

沈梦噘着嘴巴说：“那当然。了解国家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也是我们警卫人员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敷衍地点头：“算你口才好，我懒得跟你争辩。”

沈梦得意地一笑，吹了一个超大的泡泡，一声细微的爆炸声后，泡泡糖贴在了她红润的嘴唇上，沈梦伸出油腻的小香舌一阵搜刮，重新将泡泡糖揽回口中。其实这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动作，但我却多看了几眼。说真的，我觉得沈梦简直不是“人”……人，有长得这么漂亮的么？而且又懂功夫，精通八国语言，言谈交际都不在话下……

沈梦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运动服接着说：“对了赵龙，咱们出去晨练吧，不然张秘书肯定怀疑我们还在睡懒觉呢！”

张秘书是首长处的警卫秘书，算是我们的小领导。

我“哦”了一声，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但是又不知怎样开口。

我轻咳了一下，犹豫了片刻，才鼓起勇气对沈梦道：“沈参谋，能……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情？”

沈梦停止了咀嚼，望着我说：“笑话。咱俩谁跟谁，老搭档了，别用拜托二字，显得太见外了！”

一号保镖

我暗喜，从床尾拿起那双破了洞的黑色袜子，略带羞涩地说：“沈参谋，我不懂针线活儿，你能不能帮我缝补一下，扔了太可惜……”

话还没说完，就见沈梦捏紧了鼻子，瞪大眼睛皱着眉头说：“赵龙啊，这个艰巨的任务，你还是拜托别人吧……”

我心里一阵失落，把袜子往床尾一扔，骂了句“真没同情心”，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沈梦突然像天外飞仙一样窜到了门外，在外面冲我催促道：“赵龙，快点儿晨练了，首长都晨练了半个小时了。”

我应了一声，匆匆整理好服装，自言自语道：“还老搭档呢，切，这点儿忙都不帮！”

我伸展着胳膊出了别墅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花香，惬意极了。我朝外一看，天空中已经开始泛白，像是鱼肚皮，虽然太阳公公还没露面，但其光辉已经让院子里的灯光显得黯然失色了。

正所谓人勤晨早，张秘书和黄参谋正陪着首长在玉兰树底下练太极拳。穿戴整齐的漂亮女服务员们，挥舞着扫把，打扫着被秋风吹落的树叶。首长15岁的女儿娇娇，正在跟司机小王打羽毛球。沈梦饶有兴趣地旁观着这场以健身为主题的羽毛球赛，并自愿充当了“拣球员”的角色。

沈梦见我出来，朝我挥了挥手说：“走，出去跑步。”

我“嗯”了一声，已经置身在院子中央。

“赵叔叔，等一等。”

这时候娇娇突然叫住了我，将羽毛球拍沉到脚下，央求地望着我道：“赵叔叔，跟我打羽毛球吧？”

我苦笑着回头，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娇娇这丫头不知为什么，特别喜欢跟我一起打球，可能是我的球技滥，她战胜我时有成就感吧……我不好拒绝，不甘情愿地“嗯”了一声，然后冲身边的沈梦一摆手，遗憾地说：“按照惯例，我的那五公里，你也替我跑了吧。”

沈梦的脸上也有些扫兴，但随即舒展开。她说：“我今天早上也不跑了，跑一圈儿出汗就得换洗衣服，正好懒得洗，还不如到健身房锻炼一下呢。”

我嘲笑道：“时代在进步，你却在退步。你的思想很危险，变懒了！”

沈梦冲我扮了个鬼脸，转身进了别墅。

我接替了司机小王，跟娇娇开始了羽毛球对打，别看娇娇才15岁，打起羽毛球来那叫一个“猛”，我施展了百般武艺，还是对她击来的球难有招架之力，娇娇望着我连连捡球以及笨拙的发球模样，咯咯地笑个不停，又用熟练的台词挖苦道：“赵叔叔你文武双全，哪方面都是娇娇学习的榜样，唯独打羽毛球笨手笨脚的，嘿嘿，就这一个缺点，就够娇娇好好制约你的了……”

我也用熟练的台词逗她道：“娇娇你别得意，早晚有一天我能赢你。”

一号保镖

娇娇笑道：“猴年马月吗？嘿嘿，赵叔叔，别人把你当成是传奇式的人物，功夫好又能写东西，但娇娇不怕你，因为你打羽毛球不是我的对手。嘿嘿，这一招就叫拿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娇娇厉害吧，赵叔叔？”

我口里敷衍地赞叹：“厉害，厉害。”心里却暗笑道：好一个厉害的小魔女，才15岁就这么“阴险”，长大了究竟要怎样颠覆众生啊？

七点钟左右，“晨练”结束，我带着满脸的失败笑容，先到洗漱室洗漱了一番，然后回到了卧室。

换上笔挺的西装，穿上皮鞋，好一番整理仪表。下午要陪首长乘专机飞往Y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此之前，我要跟一同前往的几个警卫人员进一步商讨警卫方案，确保首长行程中的绝对安全，以及与Y国相关工作人员的沟通事宜。

因为要在Y国住几天，所以我必须轻装简从，收拾几件常穿的衣服……然而我却突然发现，我扔在床尾的那双破了洞的黑袜子不见了！

邪门了！

首长处也有人偷东西？而且是偷袜子？还是一双破了洞的袜子？

没理由啊！

我苦笑一声，也不再将这些小事放在心上。

去餐厅吃过早饭，我、张秘书、黄参谋、沈梦坐到警卫值班室，共同研究这次陪首长访问Y国的具体警卫事宜。说实话，我们的心里都有些凝重，因为Y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尤其是Y国的高层警卫，各个身怀绝技，出手不凡。在我们这种职业中，各国高层警卫之间，切磋技艺算是常事，有些时候能婉拒，但有些时候就很难推辞。赢了，外国人觉得中国警卫了不起，输了，却会让人怀疑中国功夫只是浪得虚名。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的所作所为，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和尊严，我们必须考虑周详。

说实话，对于Y国，我这是第一次去，但是Y国的名号，在中国警卫甚至是世界各国的高层口里却流传甚广。Y国的警卫实力很强，现在全世界名流口中普遍流传着一句时尚口头禅：娶日本老婆，入美国国籍，养韩国小蜜，雇Y国保镖。

这话最后一句什么意思？就是说明Y国的警卫能力很强，已经在世界排名挂号了。

在Y国总统凯本里恩（化名）身边，有两个“大腕儿”警卫，一个是被誉为世界第一美女保镖的玛瑞诗亚少校，一个是曾在去年世界高层警卫交流会中获得散打专场亚军的凯瑟夫中校，这两个Y国警卫的名号，绝对是个神话。

因此，我们现在所担心的就是，如果Y国警卫们提出要与中方警卫切磋技艺，我们是不是有赢的把握？

研究了整整两个小时后，张秘书做出最后的结论：如果Y方警卫提出切磋技

一号保镖

艺，我们以婉拒为主，同时不要伤了和气。如果对方逼得太紧，我们可以变通一下，换作切磋除对打外的其他方式……

中午吃过饭，各个部门开始有条不紊地各司其职，别墅外，七辆轿车已经静待出发，随行警卫、秘书、公务员等收拾好东西，纷纷装进了后备箱。这时候公安部的开道警车也准备就绪。

我这人比较沉着，看了下表，心想距离离开往机场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至于这么超前吗？

我回到卧室，重新检视了一下自己的形象，自我感觉良好之后，我叼了一支烟，擦拭了一下皮鞋。

门被推开，沈梦突然又钻了进来，背着手，神秘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盯着她的身后，问道：“拿的什么啊，还藏着掖着的。”

此时的沈梦，已经换上了一套笔挺的女士西装，格外精神，她的面部表情有些怪异，她望了我片刻后，猛地将背在后面的手拎到身前，一个黑色的物体晃了一下我的眼睛。

我看清了，她手中那黑色的东西，竟然是我那双破了洞的袜子！

我瞬间明白了一切，但还是故意装迷糊地埋怨道：“原来是你偷了我的袜子！”

沈梦拿袜子愤愤地抽了一下我的肩膀，骂道：“没良心！本姑娘给你洗过了，而且甩干了，洞也缝上了。你怎么感谢我啊？”

我心里一阵感激，抢过她手中的袜子，一阵清香扑鼻而入，分不清是洗衣粉的香味儿还是沈梦身上的体香。那处破洞的地方，果然已经用黑线细致地缝好，与没破之前没什么两样了。我心想沈梦还真是刀子嘴豆腐心，早上的时候嘴上不同意，反而是暗地里偷着帮忙，真够意思！

如果不是男女有别，我真想给她一个拥抱，以表自己的感激之情。

我把袜子扔到床头，冲沈梦感激地道：“谢谢你，沈参谋。”

沈梦俏皮地问道：“谢谢我，这样就完了？”

我逗她道：“那还要怎样，难道要我以身相许？”

沈梦瞪眼骂道：“流氓！”然后继续道，“我警告你呀，我帮你补袜子的事情，不要跟别人提起，要是让娇娇、张秘书他们知道我帮你洗袜子补袜子，他们会笑话我的。到时候我可饶不了你！”沈梦可爱地一笑，左腮前漂亮的小酒窝顿然盛开，特美丽。

我说：“瞧你说的，别人怎么会笑话你呢？我想啊，他们肯定会夸奖你心灵手巧！”

沈梦冲我一摆手，噘着嘴巴道：“那也不行。以后要是他们都把袜子拿给我补，我不是倒霉透了？补也不是，不补也不是。是你给本姑娘开了先例！”

我哑着嘴唇说：“说的也是。放心吧，我为你保密，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你

一号保镖

帮我补袜子的事……”然后我话锋一转，逗她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沈梦愕然瞪着我：“什么条件？”

我轻咳一声，得寸进尺道：“以后如果我的袜子破了，还要麻烦……”

沈梦当然能猜出我的小算盘，打断我的话笑骂道：“没良心的。还瞪着鼻子上脸儿啊？我又不是你女朋友，凭什么呀？去找赵洁去……”

我假装生气，绷紧脸斜向一边，沈梦以为触及了我的伤处，赶快凑过来向我道歉：“对不起，说漏嘴了……”她知道，我和我老家的女朋友赵洁早就因为特殊原因分手了，赵洁是我心中仍然无法摆脱的痛。

世间痴情男子有几个，咱也算一个！

我依然假装不理睬她，板着脸，点燃一支烟装深沉。而沈梦见我脸色一下子变得这么铁青，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般，拍着我的肩膀劝道：“赵龙，都过去这么久了，多大的事儿啊，不就是失了一次恋吗？你女朋友跟你分手那是她没福气，你别总是放在心上，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凭你这条件，还愁找不到比赵洁条件好的女朋友吗？”

沈梦越是劝慰我越是偷着得瑟，心里想笑，表面上却继续装出深沉的样子，我猛吸了一口烟，装做悲恸地道：“唉，谁会瞎了眼做我的女朋友啊……”

沈梦脱口道：“赵龙，要有自信。我觉得你挺好的，人又帅功夫又好，国家警卫，中南海保镖哩，会找不到女朋友？要是没人跟你，大不了本姑娘做你的女朋友……”

我这时候才一改脸色，指着沈梦笑道：“好！说话算数。马上拿纸拿笔签合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女朋友！”

沈梦这才方知上当，轻轻地捶打了一下我的胸膛，笑骂道：“照照镜子先，本姑娘宁可终生不嫁，也不会做你的女朋友！”

我恍然大悟地感慨道：“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不相信沈梦那张臭嘴！”

沈梦凑近拿手掐了一下我的大腿，我配合地“哎哟”一声，如受大刑。

这就是我的搭档！虽然我们是警卫上的搭档，但是跟其他职业的工作搭档一样，关系和谐，相处融洽。逗逗嘴开开玩笑，也算是工作之余的一些乐趣吧。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句千古绝句，在首长处也是同样适用的，更何况，我的女搭档，是足以倾国倾城而且文武双全的绝世美女。

不过，在我心里还藏着一个重要秘密：其实，我对沈梦……咳，先不说，羞死人啦！

随后，我和沈梦将随行物品整理好，放进车里。我和沈梦率先开了一辆奥迪A8出了院门，门口的哨兵标准地行放车手势并敬礼，我在车内朝他挥了挥手，车子缓缓地加速，驶出了警卫区。

我检查了一圈儿，见外围和路线警卫哨兵都已经布置好了，特卫团的便衣，

一号保镖

以及当地公安派出的维持秩序人员、应急警车都已经开始各就各位，忙着疏通车辆行人。我又给驻地警卫大队的干部们交待了几点注意事项后，驱车返回首长处。

回去的路上，沈梦似是想起了什么，对我道：“赵龙，明年三月份，在美国华盛顿有一场国际高层警卫交流会，有没有兴趣参加？”

我笑道：“我倒是想参加，不知道能不能排上号。说是交流会，实际上就是一场世界级的实力较量。我当初听警卫队孙队长讲过，大体的流程无非是比武竞技，展示国威，其实我觉得性质跟奥运会什么的，没什么两样。”

沈梦深表同感：“是啊。我们特卫局对这方面也很重视，每年交流会之前，都会提前选拔人才，进行高强度的特训。”

我点头问道：“你能帮我搞到名额吗？我可是很想为国争光。”

沈梦摇晃着脑袋，若有所思后，道：“看情况吧，依你的表现，应该没问题。”

我轻笑一声，加大了油门。

沈梦对于我来说，是个“救星”式的人物，也是个极具传奇色彩的美女军官。从我刚刚入伍到现在，她帮了我不少忙，包括当初参加军区组织的军事比武，然后保送警卫队特训，都离不开沈梦的帮助，我现在能成为一名国家特级警卫，沈梦功不可没。只是，关于沈梦的身份，我一直颇有迷惑，我实在搞不懂，她只是一个小小的尉官，却仿佛能在中央特卫局呼风唤雨。就连局里的几个将军，跟她说话也很客气，这一直是我久久琢磨不透的谜团，沈梦究竟是何方神圣？

奥迪车刚刚驶进警卫区，我腰间的加密对讲机便“嘟嘟”地响了起来，我停下车子，掏出来接听，那边传来了张秘书急促的声音：“赵参谋，刚刚接到上级通知，有一伙恐怖分子准备在玉门桥附近拦阻首长车辆，上级命令我们改变车队行车路线，你和沈参谋马上回首长处商量对策。”

我愣了一下，随即问道：“张秘书，消息可靠吗？”

张秘书不耐烦地道：“是沈局长亲自通知的，你说可靠不可靠？”

我说：“张秘书，没必要再商量什么对策了。依我看，原定计划和行驶路线不变，只需要推迟 15 分钟出发即可。”

张秘书道：“这样很冒险，不行不行。”

我说：“张秘书，你好好想一想，恐怖分子怎么会知道首长的行车路线？”

张秘书道：“难道，我们内部有内鬼？”

我确定地说：“毫无疑问。这样的话，即使我们改变路线，对方也能在第一时间知晓我们的新路线，因此这样做不可取。”

张秘书：“那我们该怎么办，总不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

我说：“这样，唯今之计，只有迅速将恐怖分子全部抓获，同时挖出内鬼，才能确保首长的绝对安全。”

张秘书苦笑道：“小赵啊，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啊，总不能让首长误了专机起飞

一号保镖

的时间吧？”

我轻咳了一声，点燃一支烟，猛吸了一口道：“这样，张秘书，你马上组织十几个人，服务员、公务员、厨师都可以，还有七辆车，同时将驻地的应急分队叫来……我带人打头阵，想办法将反动分子引出来，争取全部抓获。同时，你派人迅速和安全部取得联系，将最近两天监听的可疑通信记录重新过滤一遍，看看能不能找出内鬼外联的线索。15分钟后，我们的行动计划和方案不变，首长车队仍然按原路赶往机场。”

张秘书：“这样，能行吗？”

我说：“一定能行。时间不多了，抓紧行动吧！”

……

挂断对讲机，我将烟头掐灭，从大脑里又对自己临时构思出来的行动方案过滤了一遍，确认可行后，才加大了油门。副驾驶上的沈梦痴痴地望着我，仿佛有些莫名其妙地道：“真是怪事。我现在都弄不明白，是张秘书领导你，还是你领导张秘书？听你们谈话的口气，好像是张秘书在按照你的思路走。”

我目不斜视地道：“这种事情必须果断，否则后果和隐患不堪设想。”

沈梦道：“我最欣赏的，就是你的处变不惊……”

我赶快打断她的话，笑道：“行了行了，隐患解除后你再迷恋我也不迟！”

“臭美！”沈梦笑骂一声，迅速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手握套筒，“咔咔”地将子弹上膛，动作干脆利落。

我一只手扶方向盘，一只手掏出七七式手枪，将套筒塞进腋窝，一用力，咔咔两声，子弹上膛，然后用大拇指暂时关上保险。

“不会吧，这样也能上膛？”沈梦不可思议地望着我，很显然，她是被我这独创的“腋窝式”上膛动作给震住了。

没办法，当危险来临时，我们只有迎击，不能逃避。

很多时候，得用武器说话。

我加大马力，很快便回到首长处，此时张秘书已经按我的话做好了部署，应急分队也施展“草上飞神功”跑步赶到。望着张秘书一脸焦急的样子，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张秘书，放心吧，不会有事。这次是我做的安排，出事我担着。”

我迅速做了个简单地动员，然后安排好应急分队的同志上了车，还有几个服务员、公务员、司机，交错乘车。说白了，现在，我们都是首长的替死鬼，恐怖分子搞恐怖袭击，一般都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或是受反华势力驱使，或是借机制造动乱。我们此行如果成功，可以一举抓获不法分子，反之，则有可能被恐怖分子识破，甚至是全员覆没，永远地葬身在他们的枪口之下。

我看了看时间，还有五分钟的空隙，于是凑近张秘书身边，嘱咐道：“张秘书，

一号保镖

这件事情暂时不要惊动驻地部队和公安局，尤其是在没有查清内鬼之前。”

张秘书只是连连点头，显然，他对这种紧急情况的处理经验不是很足。我能感觉得到，他的心跳速度一定比刘翔跑得还快……

上车后，我身边的沈梦透过窗户望着出了冷汗的张秘书，摇头叹息道：“真想不到张秘书竟然是个华而不实的角色。平时警卫理论讲得挺好挺深刻，一到关键时候就傻眼了。还不如你这个刚刚分到首长处不久的小中尉！依我看啊，你倒像是个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遇事不惊，思路清晰……”

我没理会沈梦，再一看表，马上掏出车队联线对讲机，一声令下：“出发！”

车队出了大院，紧接着又出了警卫区。

路线哨兵们崇敬地向车队敬礼，他们还不知道，这个车队里，根本没有什么首长。

道路两旁的白杨，整齐地延伸着，偶尔会有几片落叶掉到车窗上，一晃而过。我能猜测出，现在，车队里的所有人，都紧绷了一颗心，包括我身边的沈梦，她嚼着泡泡糖，虽然面目平静地凝视着前方，但我想她的内心，一定不会平静。

十分钟后，玉门桥渐渐地出现在了视线当中。

我和沈梦马上提高了警惕，紧握手枪，打开保险，一左一右地拿目光扫视着周围的地形、地物。同时，我用车队内线对讲机喊了一声：“提高警惕。应急分队，做好处突准备！”这一刻，外表平静的车队里，其实已经全副武装，只等敌人的出现。

突然间，一阵挺大的秋风飘起，玉门桥旁边的几棵参天大树，树枝轻摇，雪花般的树叶像减速的流星一样匆匆滑落，竟然有一片正巧落在了桥头加岗的武警战士的帽子上。

那位武警战士没觉察到，只是迅速抬手，向车队敬了一个标准的举手礼。

沈梦一边警惕地扫瞄着周围，一边轻声问我：“赵龙，发现什么了没有？”

我摇头：“没有。”

沈梦问我：“难道，上级的情报有误？”

我说：“不可能。”

车队继续前行，害怕引起恐怖分子的怀疑，我没有下令让车队放慢车速，而是继续匀速地向前行驶，我打开了对讲机，询问了一下开道警车的情况，那边报告一切良好。我透过车窗朝外面窥视着，除了有一阵阵凌乱的秋风外，并无太多异样，我身边的沈梦拿手枪在手上玩起了花样，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窗外，不敢有丝毫懈怠。对于我们特级警卫人员来说，“警惕”二字是最重要的，哪怕是再风平浪静的环境下，也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道路两侧加岗的加勤哨兵，随着车队的临近纷纷敬礼注视，我有些纳闷儿，在这每隔十几米就有一岗的地方，怎么会有恐怖分子潜伏呢？消息到底可靠不可靠？

车队行至木河街，道路两旁是零星的破旧房舍和一望无际的白杨林，这里距离北京市里还有一段距离，北京的半郊区建设漏洞较大，很多地方的发展水平还相当于农村的乡镇水平。职业的敏锐性提醒我，这个地方很容易“藏污纳垢”。

我再次用内联对讲机通知车队提高警惕，自己则注视着两旁的房舍和白杨林，只要一有动静，潜伏在车里的应急分队便会倾巢而出，将对方一举制服。

然而周围依然是一副风平浪静的样子。

我干脆点了一支烟，但刚吸了两口，沈梦就猛地拿手挥过我的嘴角，香烟被她掠夺而去，丢进了车内的烟灰盒里。“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抽烟？”沈梦一边观察着前面的情况，一边目不斜视地埋怨我。我淡然一笑，却也不反驳。

猛地，我发现道路右侧的一处房舍的门微微动了一下，紧接着，门被推开，一群戴着黑色头罩的男子手持铁棍冲了出来。

我脑袋轰了一下，赶快用内联对讲机迅速下达命令道：“应急分队，开始行动！”然后我握着手枪，跟沈梦相视一下，迅速地停车，开门，冲了下去。

难道，这伙黑色头罩男子，就是沈局长通知的要拦截首长车辆的恐怖分子？

果然，这群男子径直挡在了车队最前侧，迅速站成一排，路边加勤的哨兵们顿时惊慌失措，纷纷冲上来试图保护首长车辆。说时迟那时快，车队上潜伏的应急武装分队，迅速展开一级警卫队形，与黑头罩众人形成了对峙局面。

这些人足有十几个，根据其行动速度，我能判断出，这是一伙训练有序的惯犯，如今形势异常危险，我一只手拿手枪对准他们，一只手按响了腰间的警报器，请求支援。我身边的沈梦和我背对背，悄声对我道：“赵龙，怎么办，他们好像是有备而来。”

一号保镖

我轻声回道：“再看看。”

恐怖分子的气焰极其嚣张，站在中间的一个将手中的铁棍晃了晃，口出狂言道：“呵，没想到你们的机动能力这么强，我们还是低估了你们。”

我没工夫跟他们废话，冲已经摆好队形的应急分队命令道：“二级方案。”

此言一出，十几名应急分队队员，迅速端着武器，将恐怖分子围在了中央。

不过说实话，我很纳闷。根据我以往的经验，眼前这些黑面罩分子的举止明显不合逻辑。按照常规来讲，恐怖分子怎么会手持铁棍而不是带着杀伤性武器？而且，他们怎么会从旁边的房舍中突然冲了出来？按照警卫规则，现场的地形地物，都会被加勤警卫提前清查数遍，十几个人藏在屋子里，难道就没有加勤警卫发现？加勤公安干什么吃的？加勤武警干什么吃的？一群废物！回头再找他们算账！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将局势控制住，对方又没带枪支，但是谁敢肯定，他们身上没绑炸药？那些不要命的“人体炸弹”，我可是见识过多次了。更何况，他们究竟是何目的呢？难道，只是单纯地想拦阻首长车辆？

待应急分队缓步对他们进行围笼的时候，这些黑面罩男子也迅速形成了一个圈儿，手持铁棍面向我们，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但是可以初步肯定，这不是国外潜入的恐怖分子，应该是国内的反政府团伙。我枪指前方，厉声喊道：“知趣的就乖乖就擒，手抱头靠墙！”

其中有个黑面罩男子冷笑道：“笑话。就你们几个，想威胁我们？”

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不知深浅的敌人，面对十几个黑洞洞的枪口，竟然还如此镇定。要知道，普通的恐怖分子见了我们，此情此景，肯定会想办法逃之夭夭，但他们竟然丝毫没有胆怯的意思，反而各个胸有成竹，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如果不是我们有严格的使用武器的规定，我非得一枪打断这人的一条腿！

“那就试试看吧！”我将手枪潇洒地插进口袋，一挥手，应急分队十几名精英迅速扑了上去，在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之前，他们不敢私自使用武器，而是手持警棍与恐怖分子展开了近身肉搏。

沈梦也收了枪，想上前一起参与搏斗，我拉住她，道：“别急，注意看。”

沈梦也倒听话，从口袋里掏出泡泡糖丢进嘴里，嚼了起来。“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总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头。”

我叼了一支烟，笑道：“我早就感觉到事情不对头了。”我瞄了一眼正在搏斗中的敌我双方，很显然，应急分队处于劣势，恐怖分子各个凶猛善战，出手不凡。但是说实话，我已经在这些恐怖分子身上找出了破绽……其实他们——

这时候，加勤的公安和武警干部都已经驱车赶到，见我和沈梦都如此从容，而应急分队却与敌人打得不可开交，几个公安、武警干部指挥部队携枪就位，公安局乔队长凑过来问我道：“赵参谋，这次是什么人捣乱？”

我笑着反问道：“这个，乔队长应该比我清楚吧？”

一号保镖

乔队长猛地一愣，紧张地整了整公安制服，笑问：“赵参谋在开什么玩笑？”
我淡然一笑，捏了一下鼻子，转过身去。

沈梦蹭了蹭我的肩膀说：“赵龙，我们上去吧，应急分队真是一群饭桶，他们好像对付不了！”沈梦猛地将口里的泡泡糖喷出，一副欲将出手的样子。她的眉头轻轻皱起，异常俏美，颇显冷美人风采。如果世界要是举行个“皱眉美女选拔”大赛，沈梦肯定能拿冠军，这丫头，不管是以一副什么样的表情示人，都彰显出无穷的娇媚与气宇。

我轻轻一摆手，摇头道：“不用。我亲自来。”

我回头瞄了一眼乔队长，他正拿一双扑朔迷离的眼睛望着我，仿佛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其实就在一分钟前，我已经知道了。

沈梦却摇着乔队长的胳膊，示意道：“老乔，要不咱也陪这些不知深浅的家伙玩玩儿？”她一边说着，一边撂了撂拳头，关节咔咔作响。

我听着沈梦关节的呼声，暗笑一声，心想多嫩的小手啊，竟然也能被撂的咔咔响。

我走近“战场”，耳边徘徊着应急分队队员们的哎哟声，这些恐怖分子的确不同凡响，出手快、稳、准。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好像并没有往队员们要害部位打，也没有那种“赶尽杀绝”的样子，仅凭这一点，我又加深了自己的判断。

我的靠近，让那些黑面罩男子胆怯地放慢了攻击速度，我甚至能察觉到，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靠墙退了两步……我胸有成竹地一笑，朝人群狠狠地喊了一声：“住手！”

我这两个字一出，应急分队队员们、沈梦、还有公安武警的加勤干部战士们，都不解地望着我，不知道我在搞什么名堂。

冲突暂时告停，我又冲那十几位戴黑色面罩的恐怖分子冷笑道：“几位仁兄，还用我亲自揭开你们神秘的面纱吗？”

此言一出，更是震惊全场。

这些手持铁棍的哥们儿不约而同地望着我，我感到他们一定紧张得要命。这时候沈梦也凑了上来，不解地皱眉紧皱，问道：“赵龙，你在搞什么名堂？”

我一摆手，指向面前那些黑面罩男子：“问问他们喽。”

“他们？”沈梦愕然。

我见沈梦还没看出端倪，猛地笑了。

那几个黑面罩分子望着我，却没有任何行动。

应急分队队长倒是个“见风使舵”的角色，他跟队员们使了使眼色，想要攻其不备。我当然看得出他们的小把戏，冲他们一摆手，制止了他们。然后，我走到这些黑面罩男子面前，点了一支烟挨个打量了起来。他们戴的黑面罩不是那种

“丝袜”类型的，因此除了面部的轮廓和眼神，根本无法分辨对方的身份。但是我，却认出了他们。

确切地说，他们哪是什么恐怖分子啊，他们明明就是特卫局警卫队的队员！

我从一开始就怀疑，这明显不合逻辑，在如此强势的警卫队伍眼皮子底下，会有人潜伏在旁边的小屋子里，这合理吗？还有，这些人见了武器好像并不怎么害怕，很明显熟知我们的武器使用规定，知道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器。其次，我还发现了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进而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因此，我判定，这应该是一次近乎荒唐的考验或者是演习！策划者就是特卫局的头号人物——沈期桂。

但我现在没心思太多，我必须要进一步弄清真相。

这时候公安和武警的加勤干部也凑了上来，其实他们心中都装满了疑惑，包括沈梦也是如此，他们一定觉得自己看到的不是真的，是幻觉。因为那几个黑面罩男子好像都很怕我，在我接近的时候，他们在后退，甚至身体有些颤抖。

“孙世荣！刘全！赵春旺！”

我对着黑面罩喊出了三个人的名字。

更是一场震惊。这次不仅震惊了公安和武警干部，就连那十几个黑面罩男子，也震住了。

其中一个嘿嘿一笑，迅速地摘下了黑色面罩，一张英俊、刚毅的脸庞出现在面前，沈梦眼睛一亮，大喊了一声：“孙世荣，真的是你们？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其他几个黑面罩男子也随之摘下了面罩，冲我呵呵直笑。

这些人我和沈梦都认识，他们都是警卫队的队员！

公安局乔队长惊讶地走近我，脸上的神秘之色缓解开来。他羡慕地望着我，不可思议地道：“赵参谋，以前别人把你说的神乎其神我还不信，今天，我算是服了。”

刚刚解下面罩的孙世荣一把握住我的手，其他假扮恐怖分子的队员也都纷纷凑了过来，有的给我递烟，有的给我点火。孙世荣颇感意外地感慨道：“恶（我）地神啊，赵参谋你太伟大了，你是怎么发现是我们的？”

我吸了一口烟，笑道：“人可以蒙面戴面具，但是有些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你脚上穿的棕色皮鞋已经彻底把你出卖了。还有刘全，喜欢穿绿色军袜，赵春旺，裤子总是忘记拉拉链儿。这三个细节在一块出现，难道会是巧合吗？还有，你们见了我各个动作紧张，更说明你们认识我，而且不是一般的‘认识’。”

赵春旺赶紧把裤子拉链拉上，脸上羞得通红，其他队员一阵窃笑。孙世荣像是崇拜明星一样地望着我，笑道：“赵参谋果然是明察秋毫，我是服了。唉，刚才我们还真怕你会出手，你的拳脚我们在警卫队的时候就领教了，能不害怕吗？你可是打遍警卫队无敌手的超级散打王……”

这话我爱听，回想起在警卫队的些许事迹来，咱还真值得骄傲。但沈梦却一股义愤的神情，绷起手指在孙世荣脑袋上弹了一下，催促道：“老实交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要假扮恐怖分子拦车？”

孙世荣苦笑道：“我们也是执行命令啊！”

沈梦又望了望公安局的二级警司乔队长，一副虎视眈眈的侠女气势，乔队长僵硬地一笑，赶忙解释道：“沈参谋，我一样，我也是受了你们沈局长之托，才和他们联合起来导演这场戏的。你知道的，沈局长一个上将，别说是我，就是我们局长，甚至是公安部周部长，都得给他面子！”

现在，事情算是水落石出了，这完全是沈局长亲手导演的一场闹剧！

我心里虽然对他的做法很是不满，但却没有牢骚的权利。因为现在不是牢骚的时候。

料想时间不多了，我冲沈梦使了个眼色，跟众人辞行后，驱车赶往首长处。

在车上，我忍不住地埋怨道：“太荒唐了，简直太荒唐了。沈局长怎么能这样呢？他难道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吗？考验首长处警卫的应急能力，也不能这样做啊！要是出了人命怎么办？”

沈梦却极力地为沈局长辩解道：“赵龙啊，你要明白沈局长的一片苦心啊。警卫工作，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沈局长不失时机地考验一下我们的实际处突能力，难道不应该吗？”

我叼了一支烟，摸着鼻子怒道：“考验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种？你要知道，我们拿的都是真枪实弹，要是真走了火，就会有战友挂掉！”

沈梦道：“行了行了，消消气吧。”

我说：“我消不了。”

沈梦腾出一只纤纤细手，在我胸口揉了揉，继续劝慰道：“你不会那么小心眼儿吧？对于我们来说，领导做的，永远是对的。你忘了警卫队教官给我们出的一道单选题目吗？A：领导永远是对的。B：如果领导错了，请参照选项A执行……别再义愤填膺了好不好，大不了到Y国后，我请你吃特色菜去。”

我平定了一下心情，望着俏丽如天使的沈梦，不再说话。但是我心里涌进了一股信念，等陪C首长出访Y国回来，我一定要去找沈局长理论理论。我认为这简直是一场无知的闹剧，太荒唐了。

随后，沈梦又讲了几件沈局长的“丰功伟绩”，试图借此淡化我对沈局长的偏见。其实我对沈局长还是很尊重很钦佩的，只是他的这件事情，做得实在太过分。我看人不会戴有色眼镜，不管你是平民百姓也好，还是省长将军也好，你做得对，我佩服，你做得不对，我就要管一管！

回到首长处，张秘书等人已经接到了沈局长的通知，知道了拦车事件的真相，因此推迟了出发时间。